



▲ (圖一) 戰國 銅冰鑿



▲ (圖二) 冬日採冰

皇家 冰窖與冰箱



▲ (圖六) 清乾隆 掐絲琺瑯冰箱。右圖為掐絲琺瑯冰箱上的「大清乾隆御製」款

左遠波

世界上最早的電冰箱製造於一九二三年，中國的首台冰箱則於一九五八年問世。如今冰箱、空調等家用電器，早已融入了現代人的日常生活。可是卻很少有人了解，其實早在明清時期，冰箱便作為一種重要的祛暑器具，在皇宮裏就已經被廣泛使用了。當然，那時的冰箱並不用電，而是使用冬季儲存在冰窖中的天然冰塊。

用冰消暑 歷史悠久

中國北方夏日暑熱，冬日寒冷，冬季儲藏冰塊供夏季使用的風習，由來已久。早在周代就設有「凌人」官職，專門掌管採冰、儲冰和用冰之事。當時藏冰的冰室稱為「凌陰」，相當於後來的冰窖，建築構造已經比較科學，可以把冰保存到夏天；夏日專門存冰的器具則叫「冰鑿」，用銅製成，存放食品可以保鮮，作用如同今日之冰箱。（見圖一）考古發掘中也會發現冰窖遺跡，時代最早者為東周時期。

《詩經·風·七月》中，亦有「二之日鑿冰沖，三之日納於凌陰，四之日其蚤（早）獻羔祭韭」的詩句，說的是周人於臘月採冰，正月往冰窖裏存冰，二月用冰鑿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。王者還常常將冰頒賜給群臣，用來消暑降溫、製作冷飲及食品保鮮。春秋末期，在諸侯的宴席上就出現了冰鎮米酒。

到了唐代，市場上開始出現賣冰的商人。大詩人杜甫的《陪諸公子丈八溝》中，有「公子調冰水，佳人雪藕絲」的詩句，稱自己在長安丈八溝喝到了貴公子調製的「冰水」，吃了歌妓親手做的蓮藕。只是當時藏冰不易，價格昂貴。宋代冷飲更為發展，人們把果汁、牛奶、藥菊、冰塊等混合調製成冰凍的飲品，名叫「冰酪」，大約與今天的刨冰相近。北宋汴京的「砂糖冰雪冷元子」、南宋臨安的「雪泡兒水、雪泡梅花酒」等，大約都屬於此類。元代商人在冰中加蜜糖和珍珠粉，提高了冷飲的質量。元世祖忽必烈更用牛奶和冰水製成冰雪狀食品，《馬可·波羅遊記》稱之為「冰奶」，實際上就是今天的「冰淇淋」的雛形。

明清時期，不僅宮中在盛夏時節大量用冰，而且民間用冰也已相當普遍。人們吃刨冰，含冰核，想來應該十分愜意。清代的冷飲花樣繁多，其中以「冰鎮酸梅湯」最負盛名。這種上好的夏日飲品，經清宮御膳房改進後又傳入民間，具有除熱送涼、祛痰止咳和生津止渴等功效。北京的大街小巷、乾鮮果舖的門口，隨處可見賣酸梅湯的攤販。

採冰窖冰 服務宮廷

舊時夏日用冰，都取自冰窖。到了清代，冰窖又可分為三種，即官窖、府窖和民窖。

官窖即官方建立和管理的冰窖，特供宮

廷和官府用冰。朝廷特設滿、漢冰窖監督各一人，掌管藏冰、頒冰等一系列事務。當時北京城共建有四處官窖，總計達十八座之多，主要用於宮內各處的消暑降溫、防止新鮮食物變質和冷藏各類祭祀大典的祭品，並供應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官員和皇族貴胄。

府窖即專門為王府建立的冰窖。但並非所有的王府都有資格建窖儲冰，而是只有少數幾位曾為朝廷立過汗馬功勞的「鐵帽子王」，經皇帝特許後才能建立府窖。所以，儘管當時北京的王公府第很多，但府窖卻只有六處。官窖、府窖均由內務府和工部共同管理，經費全部由國庫承擔。

民窖則是由商民設立，專門用於商業經營的冰窖，官窖藏冰不敷用時也從民窖採買。

各冰窖儲藏的冰塊，都是冬季從河、湖中開採的天然冰。（見圖二）每年立冬以後，要先期「澗河」，即撈去水草雜物，開上游閘門放水沖刷，再關下游閘門蓄水。冬至後半個月便開始在紫禁城筒子河、北海及中南海、御河等處採冰。工部都水司有採冰差役定員一百二十名，人手不足時還要加僱短工。每次都選取淨厚堅實的冰塊，切割成一尺五寸見方，每塊重量約八十千克。採過冰的水面再次封凍後，還可以繼續開採。採得之冰，先由短工運至冰窖，再由技術熟練的差役由裏向外、由下到上，一直碼放到窖頂，然後便封閉窖門。夏季供冰時間也有明確規定，即從舊曆五月初一開始，至七月三十截止。

今天，冰窖早已失去了它的實用價值，昔日窖址大都湮沒無存或僅存地名。值得慶幸的是，紫禁城內尚有四座官窖保存基本完好，景山西門外也有兩處殘存。

紫禁城內冰窖坐落在隆宗門外西南的造辦處外，現存的四座形制完全相同，均為南



▲ (圖三) 故宮「冰窖餐廳」

北走向的半地下形式。外表與宮內一般規格的建築無異，黑筒瓦元寶脊，硬山頂，灰色牆面，無窗，只在山牆兩端各開一券門，從門洞拾階而下可至窖底。地下部分深約一點五米，窖內淨寬六點三六米，長十一點零三米。地面滿鋪大塊條石，一角留有溝眼，融化的冰水可由此流入暗溝。四壁自下而上先砌一點五米高的條石，再砌條磚至二點五七米高，然後起條磚拱券，形成券頂。窖牆厚達二米，隔熱效果極佳。目前，這四座冰窖已被故宮博物院闢為「冰窖餐廳」，正式為遊人提供餐飲服務。（見圖三）

景山西門外冰窖名為「雪池冰窖」，位於今北海公園東門外的雪池胡同，胡同亦因冰窖而得名。目前殘存有兩座，均屬於半地下式建築。地上部分邊牆長約二十米，寬約十米，牆高僅一米有餘，山牆最高處亦不過四米。硬山式屋頂，上覆黃色琉璃瓦（修復後改覆灰瓦），為皇家建築的特有標誌。兩端山牆上各開一個寬一米、高二米的拱門，有台階通往窖底，裏面以條磚起券的拱頂。牆體、屋頂很厚，故此密封隔熱性能很好。據說，附近居民曾在裏面存儲新鮮的蔬菜和飲料，效果十分理想。（見圖四）

清宮用冰 逸聞種種

舊時官府衙署多有夏令頒冰、賜冰的習俗，並被視為統治者實行「仁政」的重要舉措之一。清代北京各衙署官員都按各自的級別，領取皇帝賜給的冰票，然後憑票領冰，從入伏一直持續到立秋。此外，官府還在北京正陽門、崇文門、阜成門、安定門、地安門、朝陽門、東直門、西直門、德勝門、宣武門各城門外，以及東四、西四牌樓，東單、西單牌樓前設暑湯十四處，以供京城軍民消暑。當然，夏日用冰最多、普及程度最高者，則非宮中莫屬。皇帝本人就有不少詠嘆夏日用冰的詩句，如乾隆帝《冰碗》：浮瓜沉李堆冰盤，晶光離映琉璃丸。解衣廣廈正盤礴，冷彩直射雙眸寒。雲羅霜鬢翻珊珊，坐中似有冰壺仙。冰壺仙人浮邱子，朝別瑤宮午至此。古人點石能成金，吾今化冰將作水。詩中說到把冰塊放在宮殿內降溫和用來



▲ (圖四) 雪蓮冰窖

冷鎮食物。其中，「冰碗」就是用碗盛裝的各類冰鎮水果、藕、蓮蓬、菱角等河鮮，以及其他各種甜食小吃。

皇帝夏季外出巡幸、狩獵，地方官員一般也都為其準備大量冰塊。

晚清時，慈禧太后最喜歡的消暑小吃是「甜碗子」，包括甜瓜果藕、百合蓮子、杏仁豆腐、桂圓洋粉、鮮胡桃、棗泥糕等。如甜瓜果藕，不是把甜瓜切了配上果藕，而是把新採上來的果藕芽切成薄片，用甜瓜裏面的瓢，把籽去掉和果藕配在一起，冰鎮後食用。其他如冰鎮酸梅湯、果子露，當然就更不在話下了。為太后服務的當差者，有時則仗勢欺人，橫行霸道。當時頤和園用冰均取自海淀冰窖，據說運冰的車套了一匹瞎馬，趕車的是個獨眼龍。每當蓋着畫龍黃布御冰車走到狹窄的路段時，其他車輛行人必須趕緊讓路，否則它便橫衝直撞。所以當時有「瞎瞎」，即「瞎人、瞎馬、瞎橫」之說。

冰箱珍品 回歸故宮

清代宮廷已經普遍使用以天然冰製冷的木質冰箱，這種器具當時被稱作「冰桶」、「洋桶」，是由古代的盛冰容器——「冰鑿」演變而來的。它們一般為木胎，多用紅木、花梨木、柏木等材料製成。外形口大底小呈斗狀，上面以厚木板為蓋，腰部上下箍銅兩周，箱的兩側設置便於搬運的銅環，四條腿足，足下安托泥，用以隔濕防潮。

這種冰箱不僅外形美觀，而且結構科學合理，與現代冰箱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箱內一般採用導熱性較弱的鉛或錫為裏，這樣既能起到較好的隔熱效果，延長天然冰的使用時間，又可以避免融化的冰水侵蝕木質箱體。蓋板通常為兩塊，其中一塊固定在箱口上，另一塊是活板。使用時可將活板取下，先在箱內放入冰塊，然後便可以用將瓜果、飲料等食物鎖於冰上。箱底有小孔，可以隨時排放冰水，保持箱內清潔；箱蓋則雕有鏤空的通氣孔，用於散氣通風，在保鮮食物的同時，亦可借助裏面排出的冷氣降低室內溫度，進而起到「空調」的作用。（見圖五）

由於冰箱的成本較高，使用場合主要限於宮廷和上層權貴之家，因此流傳至今的實



▲ (圖五) 清代 柏木冰箱

物並不多見。目前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冰箱同樣為數不多，其中一對清代乾隆年間御製的掐絲琺瑯製品，更是獨具特色，非常值得一提。

這對掐絲琺瑯冰箱大小、形狀完全相同：每件箱重一百零二千克，高四十五厘米；上下均呈正方形，其中口部邊長七十二點五厘米，底面邊長六十三厘米。箱體為木胎、鉛裏，表面均採用掐絲琺瑯工藝。蓋面和箱體四周為纏枝寶相花紋，底面為冰梅紋飾，色彩艷麗，工藝十分精湛。蓋的邊緣採用鑲金工藝，並飾以「大清乾隆御製」款。箱底一角留有一個圓形小孔，蓋面則有兩個銅錢狀通氣孔。箱體兩側共有四個堅固的雙龍戲珠提環，造型別致美觀，便於搬運抬放。此外，每件冰箱還配有一個高三十一厘米、重二十一千克的紅木箱座，四角包鑲獸面紋飾，座的造型與工藝同樣別致、精細，與安放其上的冰箱渾然一體。（見圖六）

與其他質地的古代文物相比，琺瑯工藝品數量較少，且多用於製作瓶、碗、爐、盤等小型家頭擺設，而與這對冰箱類似的大件生活用具則十分罕見，其文物價值很難用今天的市場價格加以衡量。然而如此珍貴的清宮舊物，卻曾在清朝滅亡後流失去宮，在痛苦的流離中見證着中國社會的變遷。

關於它們的出宮經過，目前存在兩種說法：一是一九二四年，遜帝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時曾偷偷帶走許多文物，這對冰箱也在其中。溥儀住在天津時，冰箱就一直存放在其張園、靜園寓所。一九三二年，他在日本人的策劃下潛往東北，因為冰箱又大又重而不便攜帶，於是就在天津賣掉了。二是清朝退位時，冰箱就存放在中南海，徐世昌當中華民國大總統時將其化為己有，運到天津拍賣了。

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，天津一位名叫陸觀虎的中醫在古玩店中發現了這對冰箱，於是慧眼識珍，花重金買了下來，充當經紀人的便是徐世昌的胞弟徐世章。五十年代初，陸觀虎之女陸儀遷居北京，冰箱也被運了過來，由她繼續珍藏。豈料到了那文化革命的年代，紅衛兵抄了陸女士的家，這對凝聚着父女兩代人心血的珍品也未能幸免。「文革」結束後，國家落實政策，還退被抄物品。全家人大喜之餘，一致認為此物原係宮廷陳設，應物歸原主，捐獻故宮博物院。

至此，這對在外流落半個世紀之久的文物瑰寶，終於回歸故宮收藏。（作者為歷史學者、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編審，圖片由作者提供）
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收藏資訊

